

手记

夏夜筑梦下伏头

□□ 韩达

下伏头村之名,对我来说熟悉而又神秘。所谓熟悉,是我在少年时代就曾从一位同学口中,听到过这个有点特别的村名。

这个地处太行山南麓、丹河出口的山村,四面环山,丹河绕大半个村而南去。房前屋后,茂林修竹、瓜棚豆架。

其实数年前在县里工作时的一位文友,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下伏头是他的故乡。那里依山依水,一年四季有吃不完的山果和捞不尽的鱼虾,有几部电视剧里,大部分名山秀水镜头都取自这里。

而所谓的神秘,是因为从少年时代就对这个山村充满了向往与期待,却一直一直没有机会去一睹“芳容”。这次得以成行,得益于我那位文友。时隔多年,我们各在一方,不仅工作岗位不同,而且都已届喜欢回忆往事的年龄。每每相聚,旧事重忆时,总会不约而同地说到去下伏头的话题。

文友离开下伏头三十余年,时刻都在想着能为故乡做点什么。虽然没有能力为山村修桥铺路,但是邀约数名文友,为村里写点文字,这也算作为一个文人尽其所能了。

临行前我迫不及待地联系到了少年时代的那位同学。不料她在电话中低沉地告诉我,外婆家已经没有亲人了。同学的回答令我黯然神伤——冥冥之中,人世间万物的繁华盛衰和人生的万千悲欢离合,仿佛瞬间浮现于眼前……

四十年前,我曾在丹河上游的太行山深处当过两年的民工,那个水电站的工地与地处下游的下伏头村不到二十公里之隔。应该说,我曾经无数次见到过流经下伏头的河水。而身处下伏头的村

民是否也见过我曾经看过的河水呢?岁月不居,当年的观水人青丝朱颜已改,我们曾经共同见过的河水又在何方?

临进村前,我依然漫无边际地想着与这里相关的一切,乃至把此行的目的都置之脑后。缠绵心中不去的,惟昔年的旧事。明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却依旧不改沉湎怀古、追忆的恶习。仿佛这样,可以追回那逝去的岁月,或抚慰我满腹的忧感。

时光仍在飞逝,历史已经远去,丹河仍在,而人已不同,河水也已经断流。

下伏头村到了,村支书受文友的委托,在村口热情地迎接我,而我不认识他。文友们在村委会聚集后,简单地举行个采风仪式——巨幅的红底黄字标语在村委高悬着,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谈起了各自的想法。村支书介绍了下伏头的历史之后,那位文友捧出事先写好的一首长诗,声情并茂地和我们分享了他对故乡的那份依恋和牵情。那一刻,我隐忍起伏的心潮和触景而生的悲情,直到最后轮到我发言时才勉强稳定了情绪。李太白“问余别恨知多少,落花春暮争纷纷”,写的诗人对好友元演的相思与祝福;刘禹锡“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之名句,则是怀念故人流露而出的、望穿秋水的无限情思——而我呢?

我的故乡,就在距此不到十公里的太行山脚下。昔年那门前终年不断的溪水,屋后四季常青的竹林、村外曾被无数汗水浇灌过的农田以及山洼里秋天流丹的柿林果园、那名扬四方的黑陶和四季恒温的窑洞……一直是我青少年时代的记忆。

依稀记得数年前清明节回家祭祖的情景:曾经的青山早已“秃头”,绿水已化作污川,历经几代人建成绕村后而过的“友爱河”和“丰收渠”,一条废



弃,另一条早已断流而形同虚设……那一天,我在祖坟祭奠过祖父母之后,坐在坟头久久没有离开。那年天旱,视野中,除了远处的杨柳吐青之外,山野上的草木少有绿色。眼望周围被春风吹拂的萋萋荒草和随处可见的“禁烧防火”宣传标语,心中填满了莫名的忧伤,乃至有一种想哭出来的悲情。那一刻,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的诗句,下意识地反射在我的脑海。世人常引用第一首“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两句,来形容故乡物是人非的遗憾。而那一刻,我对第二首中“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二句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如果说第一首诗中所述时过境迁、人生易老是自然规律的话,那么第二首所要表达的是诗人还有依然记得故乡的自信,而我也以及我的文友还有记得故乡的自信吗?

简短的仪式之后,年纪不大的村支书,带领我们依次看过村中百年的老宅、石砌的窑洞、千年的古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成的舞台戏楼、水磨坊、行船码头的遗址……自豪而又心存遗憾地带着我们看过当年多处拍摄影视剧的取景之地。

将近一个小时的考察,我们看到的差不多是“曾经”“过去”“之前”,充其量

是对未来的畅想。

老去的古槐,沧桑的树干上锈迹斑斑,深深浅浅的裂痕间都藏着下伏头村千百年来不为人知的故事。古槐之荫,曾泽被乡里,那枯朽的树枝还能绽放出生命的花朵吗?

夕阳下,幽静的丹河峡谷里,因我们的到来而变得热闹异常。村民们用最朴实也是最隆重的仪式,备晚餐招待我们。而我除了被动地与文友们对饮之外,几乎没有胃口下咽那顿带着泥土芳香的晚餐。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下午考察时仍留在耳畔的那些“曾经”“过去”“之前”和“丹河有水时”等等字眼……

晕红色的晚霞映照在村西边的虎头山上,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仿佛再次把我带回到五十年前同学描绘的场景:丹河从发源地到沁河交汇处,全长162公里的流程里,唯有绕下伏头村边而过的几公里,是向北流的。在岸边抚柳挽花,于水中摸鱼逮虾,上树掏鸟窝,下树吃甜瓜……雨季来时,全村人在岸上捞上游被洪水冲下来的椽梁、鸡鸭牛羊,春山的桃花,夏山的绿树,秋挂红果,冬日的白雪——那如童话世界里的下伏头啊!

时逢月半,晚餐后村委会为我们安排了一场晚会。那天的月亮很高很亮,洒在地上如银似水。文友们对月吟诗高歌时,我想起小时候外婆教唱的儿歌:大月亮,明晃晃,开开后门洗衣裳;竹林青,杏儿黄,喜鹊唱在枝头上……夜色下,我和文友们毫无睡意。其中两个和我一样,先是呆立在村前的操场上,不知是望月还是对月祈祷——口中似吟诵——我们面对高悬的明月,相互许久都没有对话,我们在祈祷什么呢?丹河峡谷里,布谷鸟在叫;草丛里,蛐蛐吱吱作响;远处的麦田里,有被渐浓的凉意鼓舞着的蛙鸣……月光如水,似似明镜。我们三人无声地朝峡谷深处走去。田埂上凹凸不平的小路,延伸着我们那一刻不能平静的心事。我们分别讲起各自关于童年、故乡的经历,关于竹林、关于鬼神的故事,关于对当下社会的忧思,包括对文学的思考,以及对文学创作的甘苦……直到群星隐去,月儿西沉。终于熬到了不眠之夜的黎明。沿荆棘丛生的登山小路,十几分钟便登上村西的虎头山顶。站在冠盖如荫的古树下,下伏头村的全貌尽收眼底。日出前的东山上空霞蔚云蒸,晨光中不时传来报晓的鸡鸣和欢快的狗叫。错落有致的民居,沧桑而又亲切。

袅袅炊烟升起处,是我们昨晚留宿的村委会办公所在地。我知道那是好客的村民在为我们准备早餐。眼前的情形让人触景而顿生遐想:某家用石块泥土垒成的院落里,院墙边倚靠着锄头,墙缝里挂着镰刀,石铺窗台上随意摆放的草帽,古槐树下,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竹筐里,晾晒着刚洗过的豆角和山果……这些常见的物象,是山村最具独特魅力的景观,承载着多少童年的记忆,同时也牵役着我们难化的乡愁!

乡愁是什么?“乡愁是一种最高贵的痛苦。”这是德国诗人赫尔德的名言。简短的十余个文字,把乡愁解读得入木三分,可又略带矫情。

在永恒的宇宙中不老的光里,我们微若尘埃,充其量只是匆匆的过客。在目前已发现的太阳系外4000多颗行星中,地球是唯一有生命存在的人类家园。倘若我们不能认清自身的价值,并不惜一切保护地球,也许终有一天,它会残破不堪,让人类无法生存。尽管我们总是不停地追寻,从未停止过猜想,而且总希望重写结局,但是在事实面前,又不得不用勉强可以自圆其说的理由去接受现实。

返回山村的路上,太阳已爬上山顶,盛夏的太行山谷里,空气清新而又凉爽。刚收割过的麦田里,掩脚深的麦芒泛着金黄色的光亮,田埂上的野草也仿佛在夜间疯长了许多,昂首挺胸的叶茎似要告诉人们:终于有了出头之日。觅食的鸟儿追逐着各种惊恐万状的昆虫,在欢快地跳跃……一切都给人一种错觉,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我曾经把青春织成的梦想,留给了丹河,留给了那雄伟的太行山,留给了天空那无际的白云,留给了黄昏来临时第一颗星——它是夜的信使,也是第二天黎明的启明星!

恍惚间,我想把未逢博原唱的《那就是我》改唱为:我思念故乡的丹河,还有河边那吱吱唱歌的水磨……我想起文友在朗诵诗里的一句话:“为了寻找想要的东西,我走遍了世界。回到家,我找到了。”

《乌托邦》的作者找到了,可我和我的文友找到故乡了吗?找到昔日的丹河了吗?

丹河啊,你当年的河水流向何方?你的一河清流今在何方?



□□ 张晓岚

飞机降落在曼彻斯特机场是清晨5点,出机场已经7点,天还黑着,大巴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载着我们一行向北部的苏格兰出发了。这里的纬度和黑龙江最北部的漠河差不多,11月中旬,早上要8点天才亮,但是气温比北京还要高一点,相比之下也可以说是气候宜人吧。

苏格兰面积不足八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50万,地方不大,人口不多,却是一个名人辈出之地。人们对牛顿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瓦特的蒸汽机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都耳熟能详,而牛顿、瓦特和亚当·斯密就是出生于苏格兰。

爱丁堡是苏格兰首府,是此行游览的唯一一个苏格兰城市,那是一个古色古香、艺术氛围浓厚的城市。当我们游览了山上的古城堡后,沿着“最后一英里”的古街道走下来,可以看到街上到处都是表演歌舞节目的年轻人,似乎这里正在办艺术节。导游是一位来自苏格兰旅游潜入爱河后嫁到这里的中国女孩,听到我们的议论,她说:“爱丁堡艺术节是世界最著名的艺术节之一,每年8月,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艺术团体都会

来这里演出,如果你们8月份来这里,就能看到艺术的盛会了。”原来,我们看到的街道上的歌舞演出只是爱丁堡人日常生活的部分,苏格兰人对艺术的热爱可见一斑。

不曾奢望去剑桥大学上学,因为我的青年时代是上山下乡时期度过的,但是能去剑桥大学看看确实是一个多年的梦想。1209年建立的剑桥大学,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这次到了剑桥,亲眼见到了历史悠久的国王学院、三一学院,心中油然而生一份对历史的敬意。然而对我而言,康河、康桥都是陌生的,并不浪漫,学生们匆匆走过的的身影,只是让我想起自己田野耕作的青年时代。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读过,也能背上几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成长的时代不可能在剑桥大学挥一挥衣袖,当68岁时旅游至此,希望补上年轻时的一个愿望,其实我知道,早已经补不上了。如果让我此时步徐诗原韵写几句,我说:“孤独的我走了,正如我孤独的来,我挥不了衣袖,唯见历史的尘埃。”

2015年参观过卢浮宫后就期待着有机会参观大英博物馆,这次的英国之行能参观大英博物馆是一大亮点。总体印象是虽然馆藏丰富,和卢浮宫相比却

略逊一筹,对希腊出土文物、埃及木乃伊、中国古代陶瓷玉器印象深刻。在希腊馆,我与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四位希腊先哲的雕像照了一张合影,他们都是孔子同时代的哲学文化大家,他们讲人的自由平等,奠定了西方思想文化的根基。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认为:工匠、士兵和管理者的社会分工要根据每个人的个人天赋、能力来分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正如柏拉图《理想国》一书的译者张竹明在该书中文版导言中说的:“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里不谈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因此不涉及国体,只讨论自由民之间的关系,即政体问题。他把自由民划分为生产者、军人和从军人中分化出来的统治者。……柏拉图把生产者、军人和军人中分化出来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看作一种分工互助的关系。”所以柏拉图的不包括奴隶的,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随着时代的进步,当奴隶制消亡以后,这种情由平等的思想文化就彰显出它的魅力了。站在先哲们的雕像前,遥想近2500年前先哲们的思想和智慧,忆及父亲在《西方哲学史》《觉醒的历程》等著作中对东西方思想文化发展脉络的论述,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此刻,站在四位先哲面前,透过时空的烟尘,似乎能看到历史的长河从古希腊、中世纪、近代文艺复兴滚滚而来,而思想文化正是历史长河发展的根基和源泉,推动着社会的发展。此次英国之行,能在大英博物馆与四大先哲不期而遇,我心足矣。

揽胜

走马观花逛英伦

伦敦郊区的温莎城堡是英国女王的行宫之一,女王一家经常居住于此,同时城堡也对游人开放。在前往温莎城堡的大巴上,导游就开了一个玩笑:“今天我们或许能见到女王呢。”而真到了城堡,导游指了指城堡顶部飘扬的英国国旗说:“今天见不到女王了,如果女王今天在这里,旗子就换成女王旗了。”温莎城堡建于11世纪,是由一块块巨大的花岗岩建成,坐落在小山上。英国城堡众多,温莎城堡是最大的。从山下远观城堡,古朴、雄伟、壮观,城堡的城墙内,山顶是女王一家居住的区域,下方是游人可以参观的教堂等公共开放区,从山上往下看,是温莎镇街景和一片秋色田园风光。即将离开城堡时,回眸望去,戴着熊皮帽子的皇家卫士和城堡浑然一体,形成一道照片上似曾相识的美丽风景。

总说英国是绅士的国度,这几天走在英国的大街上,却只看到匆匆走过的人们,这里的人们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们一样,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并没有特别绅士的样子,或许这是因为现代社会

的快节奏吧。

经过9天在英国的旅途劳顿,就要从曼彻斯特机场飞回国了,安检、过关,一阵紧张过后,还有一个半小时才登机,就和老王去逛免税店。走到手表柜台,老王停下了脚步,隔着柜台看了起来。一位穿西装打领带、戴着金丝眼镜、花白头发的英国店员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礼貌地打着招呼。老王这人大咧咧,就请那位老者把手表拿出柜台看看,一连拿了十块表也没决定买,老者却仍然耐心地讲着每块表的品牌、价格、性能和打折方式。我提醒老王:“不买就走吧。”老王说:“这表不错,质量好,价格比国内便宜,第二块还打折,我买两块。”本来老王并没有买手表的想法,或许是被这老者的服务感动了,竟一下子买了两块。那位老者显然很高兴,却仍然不慌不忙地包装、收款,礼貌地微笑。我忽然感到这就是英国人的

绅士风度吧?虽然机场里人声嘈杂,他却旁若无人、不慌不忙、礼貌待人,不论你买或不买手表,他的态度没有一丝变化。我似乎看到,虽然生活在快节奏中,英国人的绅士风度还在。

这次英伦之旅,围着英格兰和苏格兰绕了一圈,游览了温德米尔湖、丘吉尔庄园、剑桥牛津两所大学和大英博物馆,在伦敦,沿着泰晤士河走马观花,看了白金汉宫、大本钟、唐宁街、伦敦桥、唐人街和威斯敏斯特教堂,也算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愿。

